



■ 陈胜

——

十多年前，二十出头的夏勇来到舒城县城，开了一家火锅店，店在二楼上，来此消费的主要是年轻顾客。

这天，两位老人颤巍巍地向店里走来，他们满头白发，相互搀扶，几乎是挪着步过来，夏勇赶紧走上前迎接。老人带着外地口音：“听说这里的火锅很有名，今天慕名而来。”店里客人少，夏勇安排靠窗的位置让他们坐下。老人边吃火锅边啧啧称赞：“在重庆老家，火锅很普遍，特别是一到冬天，整个城市成了火锅城。移居舒城后，当起了环卫工人，起早贪黑的，特别是冬天晚上，就想吃个火锅暖暖身。”老人看着夏勇说：“都说你们店火锅味道好，就过来一饱口福，也解了乡思之愁。”老人面露满满的幸福。

听着老人的叙说，夏勇红了眼圈。自己的父亲过去也曾做过环卫工人，他深刻了解环卫工人的艰辛。吃完饭，老人抖抖索索地打开钱包要付账，夏勇赶紧把钱包又塞回了他的口袋里：“老人家，如果您觉得满意，以后就经常过来，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这哪行呢，我不能白吃呀。”老人很不好意思。

“这真是值得尊敬的一对老人，以后我要做最好的火锅给他们吃。”夏勇暗下决心。

此后，夏勇每天都希望这对老人再来店里，但每次眼巴巴瞅着，每次都令他失望。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大约两个月后，这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位中年人。

“您是夏老板吗？”中年人脸带悲伤地问道。

“我就是，您是？”夏勇不知来人是谁。

只见来人“扑通”一声向夏勇跪下，泣不成声。

原来，老人三天前过世，去生前，一直向儿子絮叨火锅店的夏老板，要求他在他自己死后，一定要上门表示感谢。

夏勇忍不住落泪了，他收下了老人儿子送来的寿碗、红巾和毛巾，他知道老人百岁后，乡村人最看重这个，这是给最尊贵客人的祈福，祝福全家生活幸福、健康长寿。老人能在临终时嘱咐儿女给自己送这珍贵的东西，夏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帮助更多的环保工人。

二

“我要给环卫工人免费吃火锅。”夏勇向县城执法局的领导要求。

“这可能吗？我们有三百多环卫工人。”

“完全可以，我先搞个环卫工人百人火锅宴。”夏勇态度很坚决。

那天，全市三百多环卫工人齐聚一堂吃火锅。

“非常感谢夏老板！”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环卫工人紧紧拉着夏勇的手，激动地说。夏勇握着他满是老茧的手，眼圈红了：“你为我们大家贡献了这么多，我们感恩您，以后您饿了、渴了就到这里来，您永远是我尊贵的客人。”

老人说，他和他的父亲都是环卫工人，尝遍了生活的辛酸，但无论怎样，他们始终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只有奋斗才能创造幸福的生活。

“为了城市的文明，他们没日没夜地奉献了一生，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夏勇默默感慨着。他把每个工人师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记录下来，并向他们承诺，以后可随时来店里，只要报上姓名，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打折消费。如果遇到生活困难，直接说地一句“来碗爱心火锅”，就免费提供。

三

这天晚上，客人非常少，天突然刮起了西北风，温度骤降，还飘起了雪花。

夏勇正要关门时，一位中年妇女进了店，只见她顶着满头的雪花，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女孩，瘦弱，脸色暗黄。夏勇赶紧把她们让到屋里，倒了两杯水，并为她们烧了牛肉锅，又下了羊肉面。

原来这是母女俩，小孩生病了，没住上院，但母亲的钱包不知什么时候又被人偷走了。她们又累又急又饿，就这样来到了夏勇的火锅店。

吃完饭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外面的雪越发下得紧了，母女俩起身要离开。天性善良的夏勇，不放心，又为她们安排了住宿。

“我想尽我所能，让贫困人员也能吃上我们的火锅。”晚上，夏勇躺在床上，与老婆商讨着。

“这么大体群，我们能负担得起吗？”妻子满脸疑惑。

“试试吧，帮他们一把，也是我们应有的社会责任。”夏勇劝慰妻子。

第二天，火锅店外面贴上了这样一张告示：为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决定向特殊群体提供打折或免费火锅；环卫工、65岁以上老人、重度残疾人、低保户、五保户等特殊群体来本店吃火锅 10 元一锅，如果确有困难，直接说一句“来碗‘爱心火锅’”，让您免费吃饱。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点赞，有人嘲讽，有人说他作秀，也有人讲他赚商业噱头，总之各种议论声都有。

“我们做我们的，只求做好事，问心无愧就行了。”面对妻子的担忧，夏勇鼓励道。

四

最近，夏勇有点困惑，原来给残疾人和贫困人员的火锅几乎都是亏本的，但最

实体书店需创新服务形式

■ 周慧虹

北京图书大厦近期推出了两项全新服务——童书借阅和共享书房。据悉,这些新业务虽然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已经成为书城一道全新的阅读风景。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本着这一经营初衷,北京图书大厦童书借阅服务试运营两个月以来,已经累计办理了700多张借阅卡,借阅图书超万册。而与童书借阅的热闹相比,大厦新开设的共享书房,则是一个静谧的阅读空间,读者在小程序上预约选座,下单付款后点击智能门锁,即可进入。在共享书房,读者可与三五好友讨论、学习,优思畅想,亦可独立思考、办公,体味深度沉浸的快乐充实。

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孩子们的学习负担减轻了,阅读需求增加了,而对于不少家庭而言,距离图书馆又相对较远,预约也不太方便,况且图书馆的童书品类又不见得比书店齐全,这种情况下,图书大厦顺势而为,推出童书借阅服务,可谓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契合点。共享书房并非新生事物,共享自习室服务也在各地纷纷推出,不过与之相比,图书大厦设置共享书房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毕竟,这里的图书资源更为丰富,书香氛围更为浓郁,更容易在读者内心赢得认同。

网上书店的冲击下,实体书店经营步履维艰。在经过各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以及书店自身的积极努力之后,如今,虽然实体书店的经营颓势有所扭转,甚至出现了一批网红书店,但总体来看,实体书店的经营危机远未结束。这就需要书店经营者们不遗余力地不断谋求创新,既不

能满足于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也不应人云亦云,仅仅止步于或网红阅读环境的打造,或文具、文创产品的销售,或设立轻食区等服务范式,否则,终究还是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图书大厦尝试创新服务,值得点赞,它不仅为自身培植了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且有助于以新业务达到“引流”目的,更好地拓展图书的销路。对之,各地实体书店未必一定要亦步亦趋,跟风推出同样的服务,而应结合外在发展环境、社会公众诉求和自身实际情况,尽可能多地想一些经营上的新点子,推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新举措。比如,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文化旅游业的复苏,有条件的书店不妨将网点开设到乡村景区,还可与当地民宿结合令书店别具一格;再比如,针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书店在进一步服务好老年读者方面把握商机,实施相应的服务创新。凡此努力,不失为书店探索新服务路径的有效切入点。

客观来讲,书店不仅仅是一个图书的销售场所,它还承担着推广优秀书籍、激发阅读兴趣、传播知识文化等多重功能。网络电子化不论如何发展,纸质书的阅读总是一种刚需,在社会文化建设中,书店的现实地位终究不可替代。让书店既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能,又能紧跟时代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各方要齐心协力,书店经营者更要勇于实施服务创新。



年轻的姥姥

■ 范孝东

与我关系很深的人,我却从未见过她。

姥爷下葬的那天上午,田野的风很冷。站在旁边姥姥的坟前,我一直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她的形象,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她在不到30岁的年纪就撒手人寰,所以应该是一位正值芳华的女性。想到这一点,我竟觉得有些奇怪:这位与我直系血缘关系的祖辈亲人,活在世上时,年龄其实比现在的我还小。恍惚间,我有了一种时空穿梭的错觉,几乎忘了眼下正在进行的姥爷的葬礼,似乎看见一位安静慈爱的女人微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仿佛要开口叫我的小名。但她始终没有开口,而我也没法看清她的面目。

印象中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姥姥的坟前。从我能明白亲属关系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位去世得很早的姥姥。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生活中常常我想不到我也有了一位姥姥。连母亲都很少向我提起,姥姥去世时她才六七岁,对自己母亲的印象大概不比我强多少。因此,我对姥姥的早逝,从来没有清晰的概念。我总觉得,姥姥就应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祖辈亲人,正如这个称呼所透露的气质一样。虽没见过她的样貌,但偶尔想到她的时候,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是一位老太婆的样子。上中学时,姥爷曾带给我她包过一次坟,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她接触。但依然没改变她在我心目中老人家的形象,我觉得躺在坟茔里的姥姥,就是一位老人。

这样的想法,让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虽然她是我的血缘至亲,但我并感觉不到她与我有任何交集,甚至连熟悉的陌生人都算不上。即使偶尔会想到她,我心中却并无任何波澜。

可此刻,当我意识到姥姥不是一位老太太,而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热情的年轻女性时,我对她的感情一下子具体而强烈起来。我仿佛看到她

生活的全部,看到她在自己房屋中出出进进,看到她认真地操持着贫穷日子里的点点滴滴,看到她热烈地爱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看到她坚强地对未来满怀着希望。她就像我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真实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而她的早逝,也从久远时光的深处处隆起,带给我真切的冲击。她饱受病痛折磨的痛苦,她日渐委顿中的无奈,她弥留之际对孩子和丈夫的无尽可能,一位年轻人在短暂的生命走到尽头时的一幕幕,不断在我眼前闪现,仿佛我亲眼目睹了这位至亲的离世。姥姥去世时,我的小姨才8个月大。我难以想像,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她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前,是怎样不甘地闭上了眼睛……我的姥姥,一位年轻的女性,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生命的温暖,便被命运拖入了永久的黑暗。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所见的只是一座在荒野中孤守了快六十年的坟茔。

姥姥不再是一个没有多少实在意义的称呼,想到她的早逝,我开始深深的怅悼。我开始明白,母亲和小姨们对姥姥的怀念一直存在。她们之所以少有提及,不是因为几十年的时间能让一切深埋殆尽,而是幼年失恃的创痛只能在难言的沉默中慢慢自愈。但是,当她们出嫁成婚时,当她们初为人母时,当她们体会到家庭生活种种不易时,对母亲的思念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强烈起来,她们多想与她分享自己的喜悦与悲伤,多想得到她的温情与爱护。而我的姥爷,在姥姥去世后坚持独身不娶,用大半辈子的孤守说明了一切,他一直在等待与姥姥的重聚。

姥爷晚年痴呆,直至完全不能自理,遭受了不少折磨。虽然去世得很突然,但大家都觉得,对他而言这正是彻底的解脱。因此,丧事虽忙忙碌碌,哀伤的情绪却不多。我不知道几十年前姥姥的葬礼是什么样子,但我希望当时的人们给了她更多的哀伤,好让众人的悲哭,化成温暖的河流,能护着年轻的姥姥长一些,久一些。

黄山



冬至南湖 金光穿洞 王文 / 摄

旧年的事与人

■ 石泽丰

小雨落进苍茫的夜色里。夜太黑,雨让人看不见,但我能听到雨声。它死死地纠缠着时间,滴落在地面上,滴落在积水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我坚信这是时间的声音。

在雨中赶路的人,在时间里赶路的人,形成了一股股人流,向某个方向汇集着,然后又向各自的方向散开,不过最终还是汇集去某个地方。因为岁月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隧道,它牵引着怀中的一切,让你按照它的意图走下去,且永不回头。岁月以年月日时分秒为节点,一节一节地标记着,遵循规律,刻度清晰。岁末年初,虽然你无法往回走,但你还是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看一看来时的路。

年复一年,我回望过自己的脚印,抖去宠辱,就只剩下四季,它热烈地开着,成为我生命里的亮光。年复一年,我把自己摺在文字里,回忆着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回忆着曾经相处过的人。他们常常走进我的梦中,如当初一样收容着我,指引着我,教导着我。

回望我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山村。

我记得祖屋的后面,有两口池塘,它们紧挨着连在一起,故而村人叫它们连二塘。因年年“荒废”,又被称着荒塘。连二塘虽然有些渗水,但对低处的埌田有过滋润之功。我记事的时候,数十亩埌田不但年年成为晚稻的秧田,而且还能产出颗粒饱满的稻子,它喂养着全村的人和牲畜。稻禾年年运回柴屋,或铺在冬天的床上,或燃烧升腾起袅袅炊烟。我在连二塘里捕过鱼,挖过塘里的泥鳅。母亲常常站在屋后的高地上,面朝连二塘,拖着长长的声音呼唤我的乳名,唤我回家。旧年,连二塘还在,像往常干旱的冬天一样,塘底干裂,土垒的塘坝上长着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偶有野兔从草丛里窜出,奔跑着逃向远方。而今,连二塘被开挖了,两口池塘挖成了一口,且深且宽,塘底全是黄土,昔日的淤泥丝毫未存,塘坝被水泥砌得高大,像一堵城墙。

塘坝的西南端,就是许第爷爷的坟。许第爷爷在世时,秋冬时节,常带着我到连二塘边放牛。我们爷孙俩靠在塘坝上晒着太阳,任牛在周围吃着野草。许第爷爷爱唱旧社会的民歌,那些民歌普遍反映着旧社会女子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农民受压迫的情景。“……三恨我做媒的(呀),为

什么得罪着你(哟),两头(做)话说,全靠你(呀),你何不来把亲提……”每每唱《十恨》的时候,许第爷爷唱得很动情,它如糖豆一样粘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至今我还能唱上几句。唱那首有关女长工的歌,他总是边唱边做着动作,当唱到“……我肩扛犁头(哦)去耕田(咯),左一鞭来(耶)右一(哟)鞭(哟),鞭得泥巴(哟)甩上着天(咯),甩在我蓝衣(耶)犹是(哦)可(哇)”,甩在我白衣(哟)真(哟)可怜(咯)……”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总有一股潮湿的东西在他眼里打转。

但是现在,这些民歌我好多年没有听过了,自从许第爷爷中风瘫痪后,他左半边的身体再也不听使唤,与人语言交流非常吃力,讲出的话含糊不清,让人难以听懂。旧年年初,我回到老家,看到他躺在一张矮床上。看到久未回家的我,他很是激动,努力想坐起来,我一把扶起他。我坐在他床边,为他点上一支香烟,他嘴角略微歪斜,手有些抖动。一提到连二塘,他就哭,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仿佛有许多东西他难以说出。一时间,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安慰。后来,我听说他小时候,为了生计,常常到连二塘给地主家放牛。出奇的